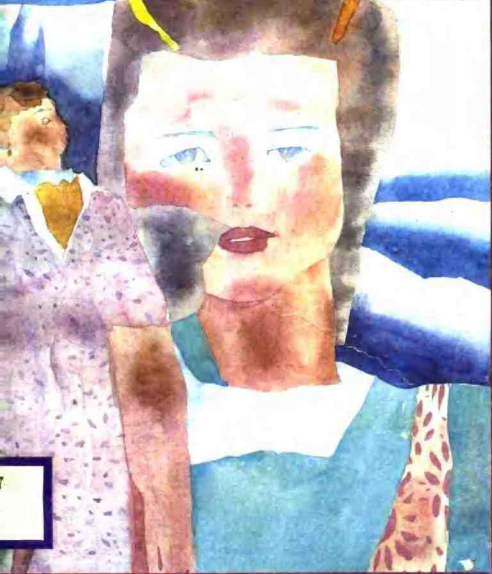


野蔷薇·野蔷薇

孙春亭 / 孙春亭 / 孙春亭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电视文学剧本集。精选了剧作家孙春亭近年来创作和改编的十四个剧本。

这些作品大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，以细腻真挚的笔触，优美流畅的镜头语言，勾画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。《火车》中的挑夫高大峰对现代化建设所表现出的憧憬、抗争和醒悟；《古窑》中荆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；《野蔷薇》中的肖燕和雷丽丽在生活的夹缝中的艰苦探寻；《春雪》中的春雪对爱情和婚姻的思索和选择等，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电视剧本《王德理》和《姊妹魂》，是作家创作传记电视文学的新的尝试。

这本集子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。不少作品熔汇了诗和散文的创作特点。作家注重以情感人，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野 薔 薇

孙春亭 著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普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（经八路十一号、电话 610051—485）

印刷者：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875印张 2插页 260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7—5329—0182—3

I · 156 定价：3.60元



E301/65

目 录

天车·····	1
古窑·····	55
野蔷薇·····	94
生活的浪花·····	131
鸽情	
友情	
人情	
考场	
容雪	
王德理·····	169
姊妹魂·····	225
生意人·····	269
那雾，渐渐地散去·····	293
他从香港来·····	311
青凤·····	351
后记·····	375

天 车

云雾缭绕的泰山，给人以雄伟壮丽，肃穆神秘之感。

沿山势逶迤起伏的石阶路——当地叫盘路，如同从天空垂挂下的天梯，飘逸的云雾时浓时淡，云雾中的盘路时隐时现。

两双穿着最时兴的旅游鞋的脚，节奏欢快地登攀着。脚板叩击在石阶上，发出了唧唧的响声。

这是一对服饰新颖的青年男女，他们胸前佩带着山东矿业学院的徽章。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他们一阵奋力登攀，已是汗涔涔的了，喘吁着坐在石阶上小憩。

“瞧这石阶，是汉武帝修的吧？”女的拍着石阶感叹。

“也许是秦始皇修建的呢！”男的回答。

“多光滑，一定是风雨洗的！”女的说。

“不，鞋底磨的！”

“进香老太太的膝盖蹭的！”

“挑山夫的汗水冲的！”……

在这对青年的议论声中，相继映现光滑的石级、光滑的扶手、爬行着的小脚老太太和一队负重登攀的挑夫……

挑夫那宽厚的脊背裸露着，油光闪亮，仿佛是抹过黑红油彩的石墙，扁担沉重地压下来，脊背上隆起块块肌肉。

负重的脊背节奏均匀地向上移动着……定格，显出字

幕……

上 集

1. 黄表纸焚烧着。火光映照着一张苍老的面孔——这是一张典型的山乡老太的脸。她一边拨着烧纸一边喊，声音不高却威严：“峰儿！”

一条壮汉站在了老太太的身边，粗重的声音流露着不满的情绪：“娘——”

老太太的眼睛朝壮汉斜了斜：“别忘了这是咱家的规矩！”

壮汉不情愿地在供桌前跪下来。他叫高大峰，二十七、八岁的年纪。他那非常富有男子汉特色的脸膛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越发显得黑红凝重了。

供桌上摆着一条粗壮的扁担，两头翘翘着。

草纸燃尽，大峰妈虔诚地祈祷：“祖上保佑，吉祥福禄；扁担显灵，力大无穷……”

大峰妈又磕个头，起身从供桌上取过扁担，递给大峰，语气缓和起来：“峰儿，咱扁担村地少，祖辈靠这扁担帮衬着过日子哩！”

“这我知道，娘。我是说……”大峰朝供桌上的纸灰努努嘴，劝说地：“以后别这样了！这是迷信！”

“咱家这扁担可不一般，有灵性，是个宝。你爷爷年轻的时候，看见一串雷火朝村头上的一棵枣树劈下来，那枣树纹丝没动，后来，你爷爷就用这枣树做下了扁担……”

大峰妈说得很神秘，很自豪，一边说，一边走过去收拾煎饼。

大峰往扁担上缠着绳子，不满地望望妈：“娘，这事你说

过一百回了。”

大峰妈一时不再吱声，默默地将煎饼包起，又转过身拉开橱子，翻找着什么。

大峰妈又说：“你爷爷用这扁担挑下了宅基，你爹挑来了房子，眼下咱吃不愁喝不愁了，你啥时候把媳妇挑家来，也就遂了娘的心愿，省了娘的心了。”

大峰妈找出几件衣服包好，递给大峰。

大峰妈的话使大峰心里一动，望着妈不知说什么好。

大峰妈：“唉！如今娶个媳妇呀——”

“不愁，娘。听说泰山又要大修建，那活少不了，咱这扁担壮着哩！”大峰充满了信心。

2. 鸡啼声溶进彩霞。一曲粗犷浑厚的歌声在山野回荡：

泰山流水哗啦啦地响，
赶着牛羊上山冈，
没有山水草不绿，
没有绿草羊不壮……

放羊老汉挥动着鞭子唱着。一只只山羊在溪水边悠闲地吃草、饮水……

大峰肩扛扁担沿山路走去。两端翘翘着的扁担上挂着个包袱。他那魁伟的身影和山峦相映，渐渐地消失在泰山里了。

3. 在开始我们已经见到过的那对青年男女，穿过“孔子登临处”，沿盘路，踩石级，春风得意地朝上攀去。男的叫李

彬，女的叫碧云。他们边走边说。

李彬：“生命在于运动。”

碧云：“认识在逐步深化。”

李彬：“每攀登一次，意志和体力就增长一分。”

碧云：“每游览一回，对泰山了解就加深一步。”

阳光下，随着登攀的脚步，他们胸前的徽章一闪一闪，一晃一晃。

4. 碧霞祠磬声悠悠，香烟袅袅。祈祷声由弱渐强：“泰山奶奶你显灵，来年给你披大红，泰山奶奶你操心，来年给你塑金身……”

是一帮农村老太太跪在大殿前的石板上祷告。干瘦的手合掌胸前，枯皱的脸流露出心底的虔诚。

石板上亮开一排小脚鞋底，脑后一溜别着铝钗的发髻。

一帮服饰时髦的青年男女，有的背着照相机，有的背着录音机，走到正做祈祷的老太太们的背后站下了，朝老太太投以惋惜怜悯的目光。

渐渐地，磬声和祈祷声被节奏强烈的迪斯科乐曲驱赶了。

5. 盘路上回荡着节奏欢快的迪斯科乐曲声。

各具情态的脸、各式各样的脚，上上下下。

随着一串沉重的脚步声，出现一双双艰难攀登着的脚，大鞋汗污，裸露出的小腿肚肌肉紧绷着。

他们是一队负重登攀的挑夫。打头的是大峰，一双眼睛直望前方，黝黑的脸膛挂着汗珠，横在肩上的扁担两头紧缚着麻包盛着的货物，货物将扁担翘起的两端压平了。

一只缚在扁担上的猪头在盘路上向上移动，猪嘴直伸前方，两只猪耳朵随着挑夫登攀的脚步摆动。

猪嘴触在一条印花裙下的白皙的小腿肚上，只听一声惊呼：“啊——”

姑娘惊慌愠怒的面孔。

伸着长嘴，刮得光光的猪头。

肖翔佯作歉疚的面孔。他个头不高，二十露头的年纪。猫脸上转动着机灵、调皮的眼睛。

6. 三间草房坐落在盘路边。房前一块空地上有松枝搭起的凉棚，凉棚下设着茶摊、药摊。

这里的主人是年轻的姑娘灵芝和灵芝爹，卖茶兼售中草药。有游客在这里歇脚饮茶，询问药材。

几位服饰新颖的青年围着药摊。

灵芝爹举着棵灵芝朝他们介绍：“古人说灵芝是神皇所造，可还精补脑，长生不老。”

“还可起死回生哩！”一青年露出了不信任的神情，推搡着同伴嬉笑着离去。

灵芝爹望着这帮青年离去，生气地将灵芝往药摊上一扔，嘟嘟念念：“不信？哼，泰山到处是药材，灵芝、何首乌、黄蔓精、玉竹，连松子、松叶、松香、松黄都要入药哩！”

一位农村老太太饮罢一杯水，摸摸索索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元整票，让灵芝爹找钱。

灵芝爹挥挥手示意老太太离去：“行好带好，泰山不老。到山顶给老奶奶多磕个头就是了。”

灵芝提个篮子走来看见，将篮子朝桌上噔地一放，不满地

朝爹爹白了一眼：“爹——”

灵芝爹理解女儿的心情，解释着：“咱山里人讲修好行善，一口茶算不上施舍。”

灵芝轻蔑地望着离去的老太太：“施舍也不施舍她们这号的，小心让他们的香火熏黑了泰山。”

一对情侣亲昵地走过茶摊。

灵芝端着茶碗凝望。她心里羡慕极了，手中的茶水竟不知不觉洒在了地上……

大峰、肖翔等几个挑夫肩挑重担走过来。

“灵芝姐，上水！”肖翔放下扁担，嚷嚷起来。

灵芝端来水。

肖翔弄个脸：“着蜜了吗？”

“着敌敌畏了！”灵芝嗔怪，囔地一声把茶杯放在桌上。

“你小子也不尿尿照照那猫脸，那蜜是给你着的吗？”一个年龄稍大，名叫凌汉的挑夫，嘴里骂着肖翔，眼睛却瞅瞅灵芝和大峰。

大峰心里感到很甜蜜。

灵芝转身从缸里舀起一瓢水，猛地朝肖翔和凌汉泼去，又舀起一瓢，拉开了再泼的架式：“闭不闭臭嘴？”

“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肖翔举起两手表示投降。

灵芝将瓢扔进缸里，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
7. 这里的盘路已是很陡了。两双穿着旅游鞋的脚越走越慢，终于停下来。

他们是李彬和碧云。碧云扶着栏杆喘吁。不无几分沮丧地

说：“又是一个十八盘，累死了。”

李彬望着天梯般的盘路：“东崖上刻着乾隆皇帝的一首诗，其中写道：‘今度挥鞭吟马上，不叫放栈辟云端’。他夸耀自己乘马上山，也不知这老皇帝骑着马怎么会上得去！”

“吹大牛！”碧云不屑地撇撇嘴。

此刻，大峰他们一队挑夫负重走过。

李彬望着挑夫一步步攀去，颇有感慨地：“他们才叫脚踏实地呢！”

盘路一级级伸向山顶，山顶云雾飘渺，如同仙境。挑夫们肩负重担，拼搏奋进，一步步朝云端攀去……

李彬的画外音：“看到他们，我想得很多，想得很远……”

“……我，也想到了。”碧云思索着，她的声音里含着同情和沉闷感。

脚板叩击在石阶上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那么坚强有力，却又那么沉重……

碧云和李彬的声音又从画外传来：“爬了十八盘，又是个十八盘……”

“十八盘十八盘地爬吧！”

肩负重担的挑夫渐渐消失在云端里……

8. 傍晚。盘道旁的茶摊上。

大峰挑水走来，灵芝帮他他将水倒进水缸里。

大峰见水缸还不满，又要去挑，灵芝一下子夺下扁担，朝大峰白了一眼：“就不怕累死？”

大峰憨厚地笑笑。

灵芝从头到脚打量着大峰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转身走进屋去。

大峰犹豫了一下，离去。

“大峰哥，你等等。”灵芝拿着一双新鞋从屋里走出来。

大峰止步转过身来。

灵芝走过去，望着大峰那双绽开鞋头的大脚，嗔怪道：

“瞧你那双熊掌，换上！”

一双新鞋啪地一下落在了大峰的跟前。

大峰那纯朴的面容越发笑得甜蜜了。

9. 挑夫住处。晚上。

这里是大房间，两排脚顶脚的地铺。灰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个充满喜悦激动的面孔。

挑夫们各自数钱——这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，显得很珍惜。

肖翔抓着一把钱，酸楚地摇摇头：“这钱挣得真不容易哟！我……简直象散了架！”他慢慢地揉着自己的腰。

大峰安慰着：“你细皮嫩肉的，乍挑，要受些苦哩！过些时候就好了。”

肖翔又说：“干这行倒蚀不了本钱，去年到乐陵贩小枣，一趟就赔了三百块，到现在没还清。”

凌汉数罢钱，小心翼翼地装到衣兜里，自言自语：“给儿子攒起来，供个大学生。唉！咱这一辈子，投胎投到庄户人家，下大力，流大汗。以后要是儿子能上大学改改门庭，咱花个金山也不含糊！”

凌汉说着，又望望肖翔：“你小子钱包鼓囊了，有啥打算？是不是该操持个媳妇了？”

“挑山下大力的，谁瞧得起，谁跟？”肖翔苦笑着。

“也别他妈的太小瞧自己了。”凌汉朝肖翔瞥了一眼：“如今这姑娘呀，认这个的不缺，这里鼓囊了，还怕说不上媳妇？”他做了个拈钞票的动作，又拍了拍装着钱包的衣兜。

大峰攥着一叠钞票，陷入幸福的想象，这想象飘飘渺渺，朦朦胧胧，似乎在梦幻之中——

……喜庆的乐曲声由远渐近，振动着贴着一对红鸳鸯的窗纸。

新房中摆满了红嫁妆：缝纫机、录音机、电视机、沙发。床上铺着粉红床单，摆着大红缎被。头顶红绫的新娘端坐在床上。

大峰妈含笑退出新房。

大峰慢慢揭开新娘头顶的红绫。灵芝含情脉脉，她的面容如同桃花般妩媚红润。

大峰幸福地笑了……

肖翔望着大峰那幸福含笑的神情，一声喊：“大峰哥，想什么了？是不是想灵芝姐了？”

大峰从想象中醒来，顿时脸红了。

肖翔又神秘地说：“要是想得厉害，就悄悄地去幽会，现在这种事呀……”

挑夫们被逗笑了。

“他妈的！”大峰抓起枕头朝肖翔砸去。

10. 阳光和雾气把山林装扮得如同仙境。一支口哨吹奏的抒情曲在山林里回荡，越发使山林显得有生气。

索道工地上的技术员和工人，头戴黄色的安全帽，手执测量器正测量线路。

吹口哨的是一位二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，他一边干活一边吹，神情悠然。从他那入时的发型和紧绷着的牛仔褲看，知道他属于开放型青年。他叫宋春光。

一支韵味天然的山歌隱隱地传来，如同山溪涓涓流淌：

山花映在清泉里，
白云缠在山腰里，
青松扎在石缝里，
山哥留在妹心里……

是灵芝扛个竹篮，一边采蘑菇一边唱。她唱得虽然有些野，声音却圆润、甜美：

星星和月亮不分开，
白云和蓝天不分开，
青枝和绿叶不分开，
山哥和山妹不分开……

歌声越唱越近。宋春光的口哨已经停息，他朝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呆了……

11. “噢，噢……”一帮不同肤色、不同服装的外国游客，面对苍茫的泰山，由衷地发出了赞美之声。

导游姑娘春风满面地介绍着：“……高山之巅更有胜景。汉武帝的无字碑给人以丰富的联想，唐玄宗的‘纪泰山铭’可使人寻觅中国古代皇帝封禅的足迹，进碧霞寺可观赏铜鼎、铜

像、铜碑、玉碑，登玉皇顶可见旭日东升、晚霞夕照、黄河金带、云海玉盘……”

“从这里到山顶还要走多少路？”一位络腮胡子的外国人操着不太流利的中国话问道。

“还要攀登一千五百九十四级。”导游姑娘回答。

“噢，去不得了，去不得了。”外国人习惯地摇摇头，耸耸肩膀。

“泰山是贵国名山，我十分愿意立足山顶，一览众山小，可是……太遗憾了。”另一位外国游人感叹着。

导游姑娘耐心地解释：“诸位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我敢说，三年后大家若再次光临泰山，一定能够乘天车飞上山顶，泰山要建一条现代化的旅游运输索道哩！”

“噢，噢……”外国游人又发出一片赞叹声。这声音充满了欣喜和向往的情感。

赞叹声溶进了泰山的云雾中，云雾飘飘渺渺……

12. 缠绕在山头的云雾由疏渐渐变密，由亮渐渐变暗，树枝也开始摇动了，风雨即将来临。

忽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继而传来隆隆的雷鸣。

13. 灵芝爹忧郁酸楚地望着前面，前面是长着果树的土地。

他干枯的手指插进土里，抓起一把土，手颤抖着……

“大叔，”大峰站在灵芝爹面前，俯下身子：“要下雨了，回去吧！”

灵芝爹丢下手里的土，在大峰的搀扶下站起身。

“爹——爹——”灵芝呼喊着重跑过来。

“爹，”灵芝挽起爹的一只胳膊，语气里不无几分责怪：“你没见要下雨了？”

灵芝爹好半天才说话，声音颤抖着：“他，他们要砍树了。唉——”

灵芝说得很轻松：“砍就砍呗！砍倒的是树，竖起的是楼。咱泰山要建索道哩！”

灵芝爹痛惜地：“可咱没了地……”

大峰安慰着：“别愁，大叔，没了地，咱还有扁担呢！”
又一道闪电，一声雷鸣，雨，淅淅沥沥地下起来……

14. 雨过天晴，山青水秀，给人以清新之感。

地头上的果树不见了。这里已是机声隆隆的工地。现代化的掘土机正在深深地开掘着。

灵芝爹偷偷地蹲在远处呆望着，心里很痛苦。

一铲土挖出来，又一铲深深地掘下去……

灵芝爹心里哆嗦了一下，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。

15. 一棵靠石柱支撑的古树。

灵芝爹病了，他半卧在床上，心里充满了惆怅之情。

大峰提着些食物和补品走进，俯在灵芝爹的床前，厚道诚恳地说：“大叔，你好些了吗？”

灵芝爹固执地：“我，我没病。”说罢，咳嗽了两声。

灵芝不满地：“爹，你也真是！树砍了就砍了，地没了就没了，有啥可留恋的？为这犯了病也不怕人家笑话。”

“那地是我亲手开的，那果树是我亲手栽的，合作化那阵儿

归了社，我心里别扭了好多年。如今政策变了，又承包给咱们家了，你爹喜得几夜睡不着。眼下眼见得果子压折了枝，可现在……”灵芝爹又咳嗽起来。

灵芝：“现在咋了？现在咱不是吃国库粮了吗？这种好事，说不准人家做梦都想哩！”

灵芝爹一声叹气：“庄户人家地为本，不能没地……”

灵芝：“没了地可咱有了营业证，出摊卖烟呀茶的，更自在。”

大峰又劝慰道：“别愁，大叔，地没了，泰山还在，咱这扁担还在！挑山挣钱多，俺有的是力气！”

灵芝娇嗔地朝着大峰：“谁稀罕你挑山下苦力！”

16. 山脚下回荡着一阵鼓劲叫好的吆喝声：“使劲，再使劲！好！……”

一根碗口粗的杠子压在大峰的肩膀上。杠子的两端缚着一摞麻袋盛着的货物。大峰显然是拼足了力气，两只大脚结实地点在了地上，紧绷着小腿肚隆起了小丘，裸露的脊背扯起一道肌与筋的山冈。与其说这是赌挑比劲，倒不如说这是力与美的展示。看到他，很容易使人想起罗丹的青铜时代。

围观者的情绪不亚于观看拳王阿里的拳击赛。

大峰挺起胸，顽强地将步子移去……

肖翔弓着腰，打着手势盯数着大峰的脚步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灵芝那张俊美的面孔闪现在围观的人群中，她望着大峰，眼睛里流露出焦躁、心疼、不满的神情。

在肖翔的呼数中，大峰走完了第十步。